

竹瀑流

片,从百米高处鼓起飒飒声浪,瀑分四五大柱,势若北海奔龙贪婪怒放,旁有马鬃般细长银瀑扯下,落瀑处旋起无数银针或曰苍雪,在无垠的吴楚山地激动成响水槽。

瀑布虽白耀恢宏,却又印证了中国诗源的夸饰和炫才,李白称我眼前天柱山中的瀑布为“巉绝”,在我看来,或是微醺后在茫茫河流中突见一山兀立,视野从平阔之水转换到野生的山色,在心理学上构成即兴的惊叹。李白《江上望皖公山》,古今诗选里亦有将“秀木”写作“秀水”。

李白在皖河或长河或长江的“江上远望”,可见天柱山巍峨峙立争气负高,但若干水瀑只如莹然白线嵌山,其声亦不可闻,视野所及满山披绿的树木将飞瀑遮蔽匿藏,繁绿轰鸣才是第一印象,故“秀木”为宜。

竹之海亦倾泻轰鸣,像从虚静地底突兀暴动而锐起——单独的一竿状似小镇少年青葱挺拔,而几万竿几十万竿包裹纠缠叠压交织,林间光线晦明难辨拖拽散落,独坐幽篁中,在微风的带动下自有各式各样枯朽的落叶清鸣,数丈高野的阴凉似要将世界隔绝……又隔而未隔。

泉水寂静轻盈跃动,黑鹊拖得长长的鸣叫哀婉,画眉“娃,娃”是对同伴的警示,“啾,啾啾”是对人入侵领地的屈服,“谷,啾谷,谷”,尾巴上下摆动,它的少年心事在对美女抒情,“呜呜呜”“呜呜呜”,张开双翅,在和教授江

飞、和县佬魏振强约架?苍竹超挺蓊郁,弥漫的新鲜笋味与枝叶互荡而崩流出的清韵,广阔褐壤中去年因山火焚烧而遗下的黑痕,在强化一种既悲凉又甜蜜的情感。

竹海,毛竹之海。毛竹,又称孟宗竹。孟宗是三国人,《二十四孝》里有他“哭竹生笋”的故事。《楚国先贤传》载:“宗母嗜笋,冬节将至。时笋尚未生,宗入竹林哀叹,而笋为之出,得以供母,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。”正值暮春初夏之交,山间新笋亭亭,老竹疏冷,竹叶偃仰,陡生旧事不再的迷离之思。

遍山是竹。遍山是竹。竹子。竹子。竹子。文同的竹子,倪云林的竹子,柯九思的竹子,徐渭的竹子,郑板桥的竹子,罗聘的竹子,李方膺的竹子,生意十足、劲辣多姿的墨竹。王维的竹子,柳宗元的竹子,杜甫的竹子,王安石的竹子,黄庭坚的竹子,朱熹的竹子,涓涓于线装册页间突起一枝,逸气横生。入夜,在谷顶的桃源湖,星汁甘甜。餐足酒饱,绕湖行行止止,大夜如肥硕浓繁的糯米陈酒颜色,铺排在陋日黑香的蓬竹上,湖中倒影恍惚似山精狐媚在等待书生手谈。

通计一山,有深涧数十,青龙涧,飞来涧,幽涧,东关涧……深寂不可与人语。有飞瀑数十,Y字瀑,黑虎瀑,雪崖瀑,激水瀑,飘云瀑……恣肆堆垒,风露浩然。有奇竹不可胜数,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,扎进饥渴、苏醒的竹筒式的古迈血管……如同王安石题刻诗“穷幽深而不尽,坐石上以忘归”。忘归即是归心,心灵的自我流放。吴音和楚调之间,青麦芒一样杂异喷涌,竹、瀑流放——

处 暑

天时炒好肉,蒙到夏天)切碎,三者搅拌在一起,加入花椒粉、八角粉、盐,拌成馅。发好的面放入小苏打,和起醒好,揪出面剂,擀出包子皮。加入馅,拇指捏着皮的一头不动,食指均匀地捏出褶,一个漂亮的腌猪肉白菜土豆包子就做成了。上锅蒸十分钟出锅,白菜的嫩、土豆丝的粘、腌猪肉的香加上发面的松软香甜,简直是那个时节最佳的美味。

父亲和母亲在菜地间菜时,看到两辆骡子车远远而来。三姑父五姑父来了。父亲说,肯定又遭下时候了。自从我家从梁外移到沿河后,和两个姑姑家很少走动。爷爷奶奶跟着父亲来了沿河,两个姑姑嫁在了当地,路途遥远,又要翻过库布齐沙漠,交通不便。就在那天,母亲蒸了一出梢锅(直径出了一米)小白菜包子,两个姑父差不多吃了半锅。

两个姑父加入到了我家的秋收队伍中来。对于在梁外生活的他们来说,繁重的农活,蚊虫的叮咬这些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。那时沿河来了梁外的人,孩子们总会编了段子笑话他们:“嗡嗡嗡,咬移民,咬得移民直死声(直叫唤);移民户,胶皮肚,吃得我们沿河呛不住。”是的,秋天的庄稼人肚子的弹性好似增加了一倍,那个秋天加了两个姑父,我家每餐饭要多做出一半来。母亲烙油饼会烙上几十张,可每餐都会碗光盘清。那个秋天,我家多了两个帮手,整个秋收明显快了许多。姑父们学会了用扇镰割草,那是一张很大的镰刀头加一丈长的刀把,

站着端平,用力均匀到位,每刀下去一大片芦苇倒地。将一把芦苇平均分开,梢部相对,打个特殊的结,就成了捆草绳。我常常会感叹劳动者的智慧,他们总能就地取材制造出一件件方便他们使用的工具来。一个秋天过后,乡亲们皮肤黧黑,身形消瘦,一手茧子,满胳膊伤痕。可看着满谷场金黄的玉米,乌黑的油葵,笑容就绽放在脸上,那样知足,那样幸福。我见证过每粒粮食的来之不易,所以做多了饭总要吃完,饭坏了倒掉,都觉得歉疚万分,似乎一粒米就是父亲手上一个老茧,扔掉心里就会隐隐作痛。

立冬时节,所有的谷物都装袋归仓,留下自己家用的,就都卖给了二道贩子,换成钱扯新衣,买日用品。那些粮食便辗转上了城里人的餐桌,他们挑剔着,扔了、倒掉。之后又有那么多人挥洒着汗水耕、种、割、收,旧的茧子没褪掉,新的又长了出来,去年的皮肤还没泛白,新日又在炙烤。那些粮食又一盘盘上了城里人的餐桌。

父亲给两个姑父各装了满满一车粮,一车草,又在一些空隙里塞了白菜,嘱咐他们不够捎来话,再送去。他们赶着骡车离开了我家。那年,因为接济两个姑姑家,我家没有多余的粮卖,草也不够,掏钱买了别人家的。父亲说,我们做什么都容易些,他们生活在那穷山沟里,什么也不方便。我便会问父亲:“为什么他们不来这里生活?”父亲摸着我的头笑笑,然后望着南边说:“故土难离。”

如今,通信方便了,路也修到了姑父家门前,可我们走动更少了,除去红白事宴,一年也见不到一面。或许是时代变了,或许是我们变了,所有的人都渐行渐远。

山中新雨,日起如窑火被层绿暗捺而不可易见。新绿。紫绿。红绿。碧绿。赭绿。猗绿。诡绿。薄绿。野绿。老绿。暗绿。一山长绿,层层叠叠,犬牙参互。在天柱山峡谷中的诸多兽、人、鸟行迹若青青苍苔——闪烁着水渍的时间不谙世事,因而兽影人影鸟影清凉如同披拂了一层苍苔,几千年的时间集结在万类动植物身上……瀑声沸沸,在骨骼里涌动,飞流而下或者而上。

人总误解飞瀑是飞流而下,包括李白。在此山却是飞流而上的,挣脱了时间的空间,每一种方向都可能且不意外。峡谷上下落差二百余米,岩崖及植被或如新肉清白,或如花雨晴红,或如油画旧驳,表皮和茎干成色乌褐翠绿,瀑之海里集聚了乌泱泱的人群,在怒放,在饕餮,在回溯——允许重新来过,恍惚原始的生命上游之地。这是吴楚女性气质的上游之地。我喜欢女性的潺湲之美。

有瀑如“之”字形,油润的水流在岩崖上反复书写撇捺,内蕴古漠的丝竹之音,九曲回环。“之”的金文大篆体、汉仪小篆体,别有韵格,如杯中生芽叶,或茶园托柔枝。甲骨文“之”字拙奇宛若游鱼出新水,在怀素《自叙帖》中,赵孟頫《行书二赞二诗卷》中,“之”字均得神奥大意,出神入化无心挂碍,其翩翩起伏曲线有莫可名状之异美。

“之”字瀑所呈现的各式姿容乃峡谷造化所得,绿意蜿蜒流泻令人酩酊……岩崖挤出的苍深水潭,却被一瀑数十年数百年拓开疆域,人在潭边亦是在时间之内神游,噫吁兮,如蜉蝣逍遥。周遭悬崖如斧劈,亮痕犹在。泉水似在云端,起步即是凝白氤氲一

春播万粒谷,处暑未出头。

农田似草地,秋收喂黄牛。

农家有谚语:处暑不出头,割谷喂老牛。那年处暑,家住在梁外塔拉沟两个姑姑家遭下了时候(遭灾)。放眼望去,一地的玉米仅有二尺来高,蜷缩的叶子在烈日下耷拉着脑袋,有的已经干枯。立春以来滴雨未下,有些草干脆没有返青,到处是火烧火燎的样子,无论从哪个山沟沟里都能生出愁意来。

这意味着这个秋天将会颗粒无收,一家人包括牲畜将会饿肚皮。在梁外,遇到的这样的年头不算稀奇,靠天吃饭的地方全看老天爷的心情。这样的年头,除去上年的少数结余粮食之外,只能靠吃棉蓬和灯香窝窝度日。棉蓬和灯香是两种非常耐旱的植物,大旱年其余植物返不了青,但这两种植物却会显得更加生机勃勃。用它们做成的食物极难消化,吃多了会腹胀胃疼。

处暑时节,刚刚走出三伏天,早晚已经有了明显的凉意,就连天上的那些云彩也显得疏散而自如,天空出现大片大片的蓝,干净而高远。但“处暑天还暑,好似秋老虎”,中午下午外出常会有干烧之感。这时的沿河地区的农作物要保证浇灌,正是成熟时期,这样才能颗粒饱满。立秋过后,收割完的麦田里种上了白菜,此时已经半亩高,绿油油的,在那些即将成熟的老态龙钟的庄稼中间是那样的稚嫩。为了保证白菜能长长高粗,这时候要将多余的菜苗拔掉,两颗之间相隔一尺距离。拔出的菜苗也不扔掉,拿回家择下叶子洗净,热水焯一下,浸水即可,再捞出放入冷水盆里,沥干水,切碎,土豆擦丝,腌猪肉(冬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,中国作协会员,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,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,获奖若干。

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